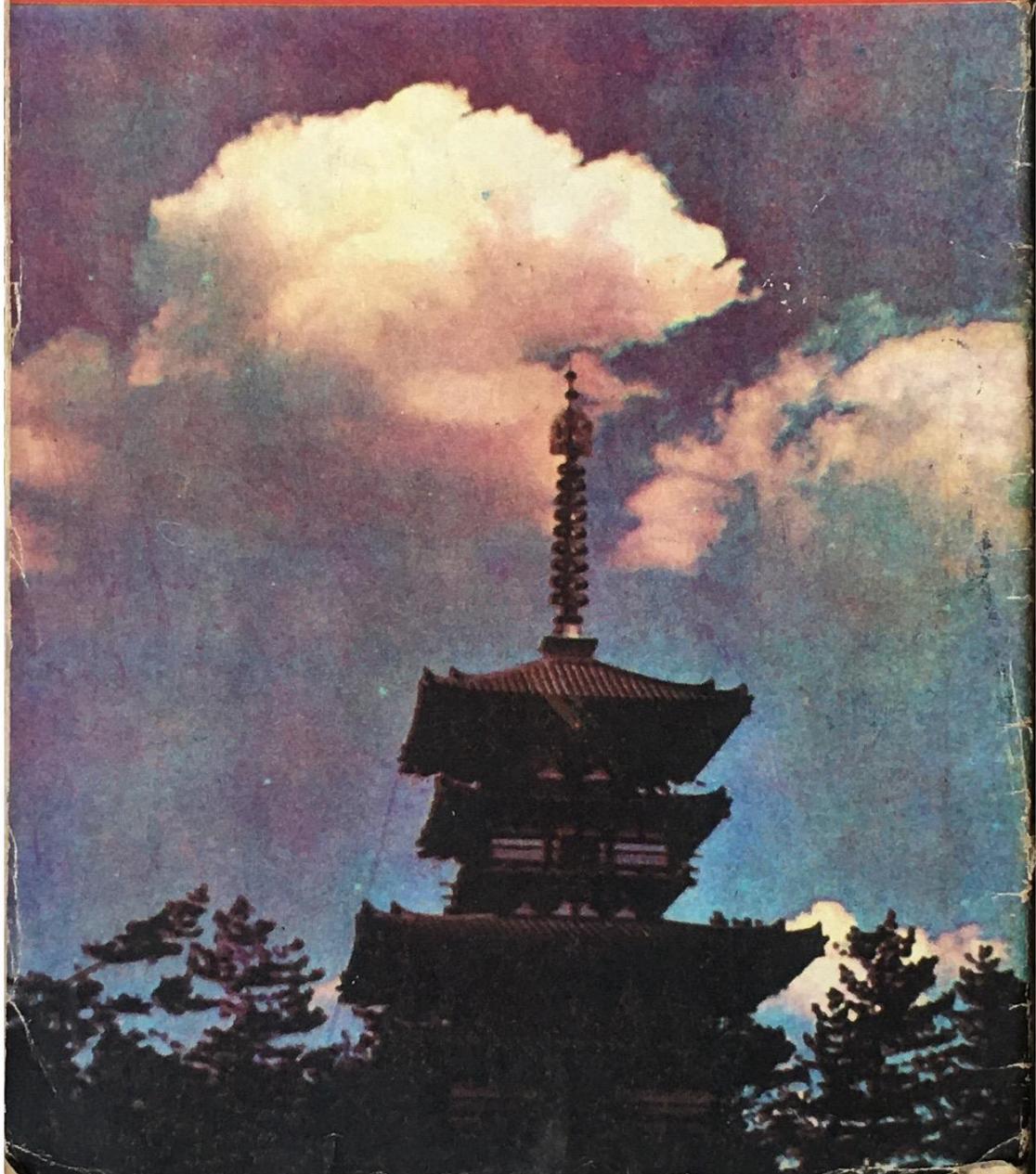


創
號刊

刊文

筆聖





晴朗的天氣
整齊的校服
愉快的心情
到學校上學去

萬不能缺從一個 ——

**堅固與美觀的
隆興手嘜書包**

親愛的同學們：
我們應該地告訴您
一個不能保持
當本文具完備的
書包是會影響您
們的儀表 and 減低
向學的進取心以
致成績一落千丈

所以

親愛的同學們請到本店選用一個
獨創新款的書包吧

買購通歡
券禮店本

子牌認請 · 冒假防提

究必效留 · 冊註府政



券禮興隆

買購通歡

號一三四道大慶同

商做洋興隆 · 行發總

四三〇一五：話電

號六二二街福新：址廠

理修費免；用保律一；包書廠本買購凡

筆壘文刊

創刊號

中華民國六十年八月一日出版

出版者：筆壘文社

社址：堤岸何宗權街二百二十一號巷內五十三號

Số 221/53, Hà-tôn - Quyển SAIGON Q. 11

◀◀ 目 錄 ▶▶

序	編 者	4
無限的希望	洪 流	6
文化前鋒	夢 羣	7
文學創作與民族特色	青 天	8
笑	來 天	9
願	文 歌	10
讀詩	厚 星	11
秋韻	黃廣基	12
下半年雨的詩	西土瓦	15
瓊瑤寫作態度研究	黃 梅	16
死亡	檢 枝	19
那些日子遠了	文 凱	20
雨之芒	畢若蘭	22
雨徑	十四郎	23
浪歌	小 夏	27
風景線上	小 冬	29
蒹外	心 水	30
感覺	方 明	34
海邊絮語	瑞 沁	35
踏雨	徐永華	37
編後	編 輯 部	38

每本價：60\$

序

編者

不論是哪個時代，也不論是什麼地方，都有文藝的存在。一位學者曾說過：「無論時代的風吹向何處，文學藝術將永遠在人類精神領域中，鋪展着它綠色的生活程序；它以「真」與人類理智生活相融，以「善」與人類生活道德相契，以「美」使人類感情生活更爲豐沛！」是的，文藝給我們的感覺正是如此。它不但能反映人生，給人生作正確的指針；而且能賦與讀者「真」的啟示、「善」的誘導、「美」的憧憬！

基於此，「筆壘」便在一羣熱愛文藝者的努力下誕生了。雖然我們的力量是那麼微小，但是，我們仍然要本着「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以及「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的精神，爲文藝沙漠塗上一抹綠意。這一點，就是我們最大的希望了。在此，必須說明的是：我們之所以創辦「筆壘」，一方面固然是「一種新的嘗試，另一方面却更急切地希望用「筆」來鞏固文學的領域，藉以發揚優良的文化，培養更多的接棒人，以反映和刷新這七十一年代的光輝新面貌！更欲以「筆」來喚醒社會上那些昏睡的人，使他們的身心能得到文化生活的薰陶和滋潤。因此，「筆壘」誕生了！「筆壘文刊」終於呈獻在廣大的讀者面前！

然而，展現在我們面前的路是多麼漫長、多麼遙遠；充滿了黑暗、遍佈了荆棘。因此，困難是有的，打擊也是有的。但是，如果廣大的讀者和文友們能給我們最殷切的鼓勵、最熱烈的支持的話，則那些潛伏着的困難和障礙又算得什麼呢？我們深信：路，是人走出來的。我們也深信：讀者和文友們給我們付出的合作，將是 把在黑暗中燃起的火炬；不但照亮我們的路，更照亮這個閃爍着光、洋溢着熱、噴發着希望的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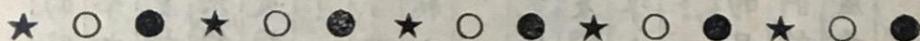
「筆壘」是屬於大家的；「筆壘」的門永遠為大家而開放。我們歡迎每一位有志於文學藝術的朋友來耕耘、來播種。筆壘沒有那所謂「傳統」和「現代」的分野。

此外，為使我們的園地能變得更充實、更完美起見，我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盼望熱情洋溢的讀者和文友們，能大胆地指出我們的錯處，不斷地給我們提供一些富有建設性的批評和指導，使我們這株剛伸出了綠芽的幼苗，能在這個多風雨的時代中站得更直、更穩！

最後，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裏，讓我們深情地手牽着手，心連着心，合力耕耘；一同祝福——祝福我們的園地，能永遠本着文藝的立場，發揮純正而健康的文化戰鬥精神，勇敢地 在風雨中成長、茁壯！並能長成廣大的常綠森林，永遠 蔭覆着每一個人的心胸。

無 限 的 希 望

洪 流



「筆曼」出版了；我們以最大的熱忱向「筆曼」祝賀！

我們還不知道「筆曼」這兩個字寫意什麼？在直覺上，我們倒真喜歡這兩個字，「筆曼」、筆的堡壘；對於搖筆桿的青年朋友來說，這不是深具意義的嗎？

「筆曼」一定知道這裏的報紙平均每天有兩個以上的文藝版，從量方面看，這個數字已經到了飽和點，若非在質方面與一般文藝版有所不同，多了一份「筆曼」，其實也是沒有什麼作用的。因此，我們希望「筆曼」不是普通的文藝版，而有其獨特之處，至低限度，也要補普通文藝版之不足。如何獨特，這就是一「筆曼」的風格。獨特不等於標奇立異，普通文藝版的優點仍然需要保存，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筆曼」必須有更好的風格。

我們知道，「筆曼」由一羣青年朋友主辦，以青年人的勇氣與力量，我們有理由相信「筆曼」一定辦得有聲有色，為未來的歷史寫下光輝的一頁。

在「筆曼」出版之日，讓我們對「筆曼」寄以無限的希望！

民國六十、六、十四堤岸



夢
羣

筆墨縱橫幾破在昨夜의 沉夢，
尖端勁敲出喝棒當頭的警鐘。
每一個方格合砌成多座的前鋒哨站，
竭力鎮守一座取之不盡的文化寶庫！

▲ 怕嗎？一個信徒驟然的背神佛於忤逆，
聖學，禪法也難改寫罪重滔天的史跡。
人供神，神證人，理性全憑一顆心，
文化傳統也奠基在各類教化的指南針。

× 有多少個生命就有多少個哲學，
沒有理性的生命終擯棄在塵外的沙土中。
犧牲在意象中不是一件陪葬品，
文化之外是需要不少有血統的人性！

△ 雲從那兒來？風從那兒起？
造物的神妙也妙在相關相通！
仰着瞻望這瑰富有理性的小天地，
力爭的成果也在量力知行的堆積！

文 化 前 鋒



□□□
青天

文學創作

與

民族特色

欣聞好友和一羣熱心於發揚文學藝術的文友，最近創辦「筆壘文刊」成功的消息，我除了為友而喜外，更為此間「文壇」欣喜！今謹草此文，作為我對「筆壘文社」成立暨「筆壘文刊」創刊出版的祝賀，也藉以表達自己的一點心意。

文藝的範圍是廣闊的，它的價值更無可限量。當然一篇文學創作一定要有相當的水準才談得上「價值」二字。文學藝術的最高境界在乎它能否表現出該民族的特色，能否激起民族的意志。一篇文學作品若缺少了這點性質，那還有何作用？還談什麼發揚文化呢？那歷從事文藝工作又有何益處？倒不如去當個清道夫為人民清潔街道來得有貢獻呢！記得四、五年前，此間文壇曾一度蓬勃異常，各文藝刊物相繼而出，各文藝團體亦應此而生，這可謂是

文壇上的喜訊。然而那只是一時之風而已，經不多時便沉靜下來了。很多文友的文章正開始步上軌道却不知怎地把筆桿擱下。因此，在文學藝術上也談不上有何具體的表現。

近些日子來，我們又開始看到「文壇園地」上的綠色了。不僅報章上的文藝園地顯得生氣蓬勃；更在這蓬勃聲中不斷傳來各文刊、詩刊出版的喜訊。「筆壘文刊」的面世便是一個例子。在接到「筆壘文刊」出版的消息前，更有一「存在詩社」、「水手文社」：：準備出版詩刊或文刊的訊息。這種現象是值得我們鼓舞和歡呼的。不過蓬勃是蓬勃了，只是還未能臻於全美罷了！且觀今日文壇上的作品，其在產「量」方面確是不錯，可惜在作品的一質「方面」却還是平平淡淡，沒有什麼出色之處。在這

許多的「量」中，不合水準的作品着實不少。

上面曾經說過：文學藝術的最高境地，在乎它能否表現出其民族的特色，能否激起民族的意志。可是在目前這許多作品裏，就多是毫無民族特色可言的。作者所表露的都還是些洋事物、洋感情、洋觀點，所談及的地方不是倫敦便是紐約，以祖國河山作為背景的作品真可說是一風毛麟角；同時作品中所描寫的人物總愛叫什麼瑪莉呀！露絲呀！佐治呀！約翰呀！一大堆都是洋名字，怪難聽的。他們所用來描述的工具，都是些方方正正的字（但有很多作家們還喜歡努力去用A、B、C……來代替方塊字），但字裏行間所流露的都是洋氣味，使人很不好受。

像這些充滿洋氣味、洋感情的洋化作品，不論它好到什麼程度，也是始終無法表露出我民族的特色，我相信，就算拿它到高壓機裏去壓也壓不出這點東西來！這不但對作品本身毫無好處可言，更甚者它是將還會是造成我國文學內傷的因素。故此乘著今日「筆墨文刊」創刊及文壇正呈現蓬勃之際，單上此文，願「筆墨」真能做到以「筆」鞏固文藝領域、宣揚文化的原旨！並望藉此與廣大搖筆桿的志士們共勉，願大家同以發揚祖國文化作前題，同心協力地去從事文藝的耕耘！

災

有一夜那人嚼完樹皮
歇歇底里病開始去恐怖他
從貓頭鷹眼睛的分裂狀
祈禱只是醉鬼的囁語
假如一片乾土
能促起聯想麵包色素



來天

那麼隨死神登程返家的
一列血並伏滿隻隻蒼蠅者
將是睜眼的永眠
髮叢裏虻虱被餓死
當他吞苦笑自殺
有一夜那人却躺下

濛濛的細雨，一陣陣陰叟叟（兩字口旁）的寒風撲在我冰冷的面頰上；手兒也凍得有點顫慄了，夜靜悄悄的，街上行人稀落得可憐。我撐着雨傘，在那條猶如羊腸盤繞的泥濘路上，像幽靈似的默默地行走着；我此刻心靈的感受，彷彿走進了滿目沉寂的荒塚裏，眼簾下顯現的是蠢蠢的樹蔭，密佈着一層層鬼魅的氣氛；我又彷彿已步入了一遍無邊無際的沙漠，沒有樹木，沒有泉源，更沒有一絲情愫；在這人生的旅途上——我永遠是那麽孤獨，僅勝你那份唯一真摯的情誼對我也不能遺留。

回溯你凌波而去的情景，在那一個濛濛細雨的星夜；你走得那麽飄灑，脫逸，毫無留戀地帶走了我倆昔日的歡笑、友誼；給我留下只是無限思念、惆悵。我……惟有黯然地許下一個如斯的心願——為你。

昨天無限欣然的邂逅；
換來今夕排側的分離。

雖云

沒有別離的苦澀；
那有重逢的歡樂。

願



文 歌

然而
相聚的甜酒尚未沾唇；
那分離的苦杯又要深嘗。
若云：「人生如浮萍」
但願——
你是浮萍我是水；
長久相隨永不分離。
……

一陣陰沉沉的狂風像捲土似的吹襲在路旁的灌木樹籬上，發出「雪雲索」的呻吟聲；佈滿烏雲的天空，突然劃出了一條曲曲折折的銀蛇；頓時一聲震天撼地的霹靂，把我起伏的思潮打斷，硬生生地把我從幻想的憧憬拉回了殘酷的現實。

啊！願（Wish）總歸是願；

事實還是事實。

冷得僵硬的手兒觸着掛滿面頰晶瑩的冰點；
可是淚與雨水的混和？抑或是愛與恨的交錯？我迷惘……惆悵……。

稿於辛亥暑假



讀詩

摩星

是這樣
欣賞山
歌頌海
藍天與綠野
鶯啼與稻香
皆是應撥拾的寶藏

是這樣
挑動地球的脈博
指揮太空的星羣舞蹈
給大自然滲透情感
為禽獸灌輸語言

是這樣
山林湖海
魚鳥花草
皆與我們同類

我們靈犀交融
組成一個諧韻的合唱團

是這樣
宇宙的一切
透過詩人的靈魂
交談 在這交談的時代
為促進人類的
| 國家與國家的
| 社羣與社羣的
| 個人與個人的 |

互相瞭解
何不仿效
協和萬物的詩篇

一九七一、六、廿四
於西堤寓所

作者簡介

摩星先生現年五十三歲，河北清苑人。幼年於保定讀初中，後在北平輔仁大學修得學士，然後赴西班牙留學，取得教育系博士學位。回國後，于台北中興大學及靜宜文理學院執教邏輯、心理教育等科，曾著作有關邏輯、人格修養等書多種。並愛好新詩。現任堤岸一高級中學之最高監督。

本刊蒙摩星先生錯愛，惠賜佳作，除使篇幅增輝外，亦為愛好寫作之青年朋友們作美好的示範與熱烈的激勵。我們謹在此向摩星前輩致崇高的敬意與誠懇的謝意！並切盼時賜佳作與教益。

。編者。



秋

韻

黃廣基

——秋風信來家萬里，問我歸期未？雁啼紅葉天，人醉黃花地，芭蕉雨聲秋夢裏。

……張可久……

一、秋晨

當秋風起時，你就學會早起，學會在陽光裏做中推窗遠眺了。而每次推窗，總給你帶來一些感觸，一些去國的愁思。

哦哦！你也醉心於秋晨的鳥鳴嗎？那麼，且披一襲風衣去踏响滿園落葉吧！然後，佇立在盈耳的風語中，你的眼睛就寫出一片蕭瑟的景象了。而你的心境，也就變得很秋意了。

踩着沁涼的露珠，從落葉中掠過一系列異鄉的腳印，能路往一個江南的秋夢？

那個愛在溪畔將夢梳得很整齊的女孩呢？是否仍在霜林紅葉的秋日，用雲的輕紗摺一隻成載了許多相思的夢船給你？

哦，浪子呵浪子，這一季秋，你在書窗之下，用戰慄的心靈讀着戰火，聽着砲泣，將夢剪貼在雲烟之上，剪貼在夜夜江南夢迴時。

如果你的腳步再不願意在這條寫滿記憶的小徑流浪，如果你真的害怕再聆聽那些盈滿鄉愁的風語，那麼，你就歸去吧！

歸去攜一片紅葉，寄給那個在江南水鄉寫詩的女孩。告訴她：你在異鄉的秋晨，再也讀不到一頁來自故園的秋訊！

二、秋花

住在西園的孤獨中，許是遠離江南，你是那麼

悲哀地再也過不到一朵惹人望眼的紅蓼或蘆花了。於是，在寂寞中，你開始愛上那一瓶祇要秋風一吹，就吹開了滿枝鵝黃的黃菊。

你不喜歡那抹爬上牆頭向你微笑的牽牛，更不喜歡籬外那叢野生的風鈴花；却偏偏獨愛這一瓶養在水中的黃菊。愛它的淡雅？還是愛它的清雅？也許，你真正愛的並不是這些，而是愛它那一份融滙着故國的滾滾秋意吧！

是的，就因為那一份滾滾的秋意，使你想起遠在江南水鄉的故園，想起那林種在庭前的相思樹，以及一些零零星星的懷念。

哦哦！向晚，風起時，秋意更滾了。

而那一瓶黃菊——那一瓶鵝黃的黃菊呵！隨着晚風一瓣瓣地飄落在你的書案。於是，你哭泣着用手去撿拾它們，唯無法再檢回一些碎落的故園之夢了。是那麼突然地，你領悟到：黃菊是不能養在水中的，它必須種在屬於它們的泥土上！而你呢？哦，浪子，黃菊正是你此時的寫照呵！

你低泣？你悲號？唉唉！浪子，異鄉作客，你祇能擁抱這一團蕭瑟的秋風！

黃菊呵黃菊！當秋風再次吹醒你的時候，別再給我帶來一些銘心的悲痛呵！——你說。

三、秋夜
最惹人懷思的就是冷冷的秋夜了。

而你總愛默默地佇立在塔前，迎着晚風，聽一串繫在風語裏的虫鳴，或仰首以很幽怨的眼眸瞪視那一彎染滿了思鄉病的秋月。

從秋月，使你想起不久前曾在書本上讀到的句子：一媚媚月，清影淡簾鉤，為悲秋風吹斷夢，故牽衰柳館離愁，人倚小紅樓！

與與（二字口旁）！雖然不致於「故牽衰柳館離愁，人倚小紅樓」那樣的令人腸斷，但那一句「為悲秋風吹斷夢」，却夠你深深咀嚼和懷想整夜了。更何況羊令野的那句：一月明故國神遊處，酒醒人間無奈天；不管西風吹萬里，清輝誰與共嬋娟。——也真個令你愴然淚下，沉吟不已。

如果那是一個很美好的秋夜的話，那麼，你就靜靜地在窗前剪燭吟唱一些「秋興七絕」吧！或一卷在握，面對幽幽的一彎秋月，喃喃地背誦一則遠在江南故園的舊夢，也是好詩意的，對你。

如此，許多個秋夜就這樣悄悄的在你一聲聲的低吟和背誦聲中流逝了。

而你仍然身在異邦，心在祖國。

哦，浪子。今夕，守着全然的靜謐，看着那些印在窗紗上的細碎的花影，——誰伴明窗獨坐？我共影兒兩個！——該是你流露在秋夜裏的心聲了。

四、秋雨
午睡醒來，忽聞潺潺之聲，你就在憂傷的情懷

中變得默然又默然了。

唉！秋雨梧桐葉落時，誰還會撐一把傘子去踩雨，檢拾一些被秋雨吻落的殘花敗葉？

哦哦！是你呵是你！

夜來風雨，本是一聲聲滴入心醉。可是，雨打芭蕉，風掃竹葉，在異鄉人聽來，能不聲聲皆是怨？滴滴皆是愁？

他鄉怕聽連夜雨，怎奈秋雨正濃；濃濃的一如你那染滿了愁的思緒。

詞人說：「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又說：「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哦，這些句子，都是你的心語呵！小樓一夜聽秋雨，可曾聽到一首來自故園的音訊？你悽然？你嘆息？哦，浪子！

且掌一盞風燈，到西園中數滿地斷枝，讀一些去園的故事吧！或獨自步入雨中，想想故園是否也是一地殘花，滿徑落葉？又或者一鵬在握，讓美酒伴你在秋雨的深宵低首沉吟。可是，「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又撩起你懷舊的滿胸激情了。

於是，你為秋雨譜着：

——秋風吹來連夜雨，寒燈孤守，點點相思，

五、秋雲

說不盡一個愁字！

在草原獨坐一夕黃昏，或在黃昏的青山看秋雲，該是你最心醉的事了。

你是愛幻想的。你總是將自己幻想成一朵能飛度（之脚）、能掠越的秋雲，隨着陣陣秋風飄回故鄉，飄回遙遠的江南水鄉之畔！

然而，幻想畢竟只是幻想，你知道，自己祇不過是一隻折斷了翅膀的孤燕呵！

於是，你擁抱着秋風哭了。你悲哀於自己不是一朵能飛度（之脚）、能掠越的秋雲，你也悲哀於故園的秋夢仍在他鄉斷腸的夢中！

夕陽斜照，碧雲朵朵，除了一份悵惘和嘆息之外，你似乎還喃喃地呼喚着「一點什麼」。是的，許多時候，你這個天涯未歸人總是這樣呼喚着自己、呼喚着雲山以外的故園。

哦哦！江南夢斷，異鄉作客，縱然有萬般激情，也難訴說心弦上所撥起的那一陣蕭瑟之聲。而雁啼紅葉天，歸期渺渺，你悲秋的心境就在飲泣的歲月中變得十分秋意了。

不是嗎？哦，浪子，你說你說！

在這些黃昏獨坐的日子裏，遠望遠山秋雲，許多次，你都低問：何時才能乘雲？乘雲飛回故園、飛回「芭蕉雨聲秋夢裏」的江南水鄉！

★七一年秋專於西窗★

下半天雨的詩

〇〇〇 西土瓦

—— 悼 屈 原

五月
哀傷的日子
雨便以其哀傷洗擦日子
像被光打過的鏡面
水流里滴咕着一朵
靈魂之血花。醒之神
上昇的雨。上昇的死亡。上昇的
詩烟。上昇的
悲憤的回音
回音在搜求，愛雨的心
愛詩的心，像影子上面的光
愛刺醒所有故國山河的草色
哦故國山河
誰被棹歸去，征塵是苦纏在跟后的
一疊歷史的悲劇命運
哦屈子
誰被棹歸去。且俯伏成一條龍船
載着雨。（雨以其哀傷洗擦我脊背上的光）
誰被棹歸去。用您的鬚鬚激起
江的兩袖之清風與波濤
用您閃爍的眼睛運行
天地的日月星辰
（雨以其哀傷洗擦我脊背上之光）
詩下了半天雨。雨下了半天江水
歸去。被詩歸去，被雨歸去
歸去汨羅江上昇的波濤與
江床閃爍的結晶

西土瓦完稿五月初

西土瓦 ●●●

下 半 天 雨 的 詩

瓊瑤寫作

態度

研究

黃梅

瓊瑤的創作小說，好好歹歹，見仁見智。台港起各地文壇幾乎都有批評家以文褒貶他寫作技巧，是好是歹，毫無結果，因此，最後的裁判只有讓讀者來判斷。縱許有一些小心眼兒的作家對她殊多指摘，但到瓊瑤新著面世時，她却又顯露出一種強而

一九六七年瓊瑤曾對中華文化協會說道：「我並非純文學家，我只不過是一個文藝愛好者及作者而已，在一次嘗試寫作中我發現它能使我的情緒扭轉，自然，我也同時發現它使我清貧生活得到餬口」她的寫作生涯就是那時開始的了。

有力的受讀者的愛護。說來似有點偏袒，她的作品居然不賴黃濫形式而能獨樹一幟，招展在文壇地主位置，這實在算得難能可貴。

朱永柏（台編劇家）曾贊文「對瓊瑤女士創作的喝采」內容大抵：「文學本身就蘊藏不少事實與背景，瓊瑤女士的身世就是她所有作品均具有獨一無二的風格，無論在「烟雨濛濛」或在一窗外」都有特顯著的背景，強而有力地描寫出人類應有堅強不屈的精神質。在「兔絲花」、「船」等的精細意象的反覆顯露中，作者均把重心純放在文學本身。」所以瓊瑤在以後一切著作中，人物造形也似乎為了一個目的，那是在主角力爭上游而爭取在永恆的地位的實現時為自己增添強調出不屈不撓的意志。

全年她也曾發表了一篇有關寫作背景與作者的情緒文章。她對自己的背景作了一個徹底的揭露，在那篇洋洋大觀自白中，他所討論的並非寫作的造詣及各種結構上的優越感，而是一些常人的情理。因此在她創作中，人性往往使主角堅強而不屈。她的用意在於發掘人性堅忍的意念，綜合環境為一體，使讀者對自己在極惡劣的境界與動盪歪風中選定自己最切當的宗旨。

文學就是反演時代的產品，從春秋、唐詩、宋詞、元曲、三國誌、聊齋、水滸，直至清初的章回小說，紅樓夢……等都是作者鑑於感情與時代背景的凝和，瓊瑤女士就是鑑於上述的規格，很少於一片所謂「純文學」的教條。雖然他們的信條幾乎可以說循純文學使人趨臻境，因此她在追尋一個充實人性造形和純文學衝突時，往往使抨擊她的人對作品結構的動力來源視而不見，雖然作者在其著作中所觸及的「善」的結構生命是非常的狹小，但她却能使另一方面帶給讀者「真」與「美」的感覺，這便是作者在結構方面成功因素。瓊瑤女士的成功便是對於現「孤寂一代」不滿現實的境界作出一項不保留的描寫。儘管這不保留的態度只限於「真」與「美」的描寫（也可說強調）儘管其在刻劃「善」其方面，隱隱莫辨，到底它還是一種雄偉直奔的力量，在整個動盪年代的國度裏留下了不泯的痕跡。

從一般「純文學」的尺度來看，瓊瑤女士的作品雖顯得有些「隨俗」，但當地的寫作宗旨與道德的歪風衝突時，「純文學」的限度都會顯得無關重要。

首先我們必需注意到，瓊瑤的作品幾乎都是以她自己寫照為中心，為主題的，祇這一點恐怕比任何從事寫作都專，因此每一本作品的本身與主角均要經過一種與作者自己相似的掙扎和醒悟（包括處境），其他的角色只是主角的陪襯吧了。

若能對瓊瑤著作的技巧作一詳細的探討，我們將可對她態度上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瓊瑤女士在一次香港影畫的座談會中云：「人每做一件事之前首先應在腦海中勾出輪廓，就會很順利成功的。在寫作方面也是一樣，不過這所謂輪廓改為「動向」吧了！」這表示出她寫作先有一動向「後有人物的，而她在寫作前的動向大抵都是刻劃人性與不撓的意志，那些阻碍完成動向的人物總是處身於主角必需通過的某階段之間，如此一個角色可說某階段或某觀點的人格化，它就是代表一個複雜的有血有肉的人物。至於其它的角色，自身並不可觀之處，他不領悟主角的堅強、環境、抱負……。所以主角的動向趨於故事的曲折離奇。

前面說過，瓊瑤女士取材的範圍是「隨俗」，嚴格一點說，她的主題祇限於主角各種「自我」的

境域，故事的情節則以此點為中心而進退，因此，故事的結構雖與作者心境不同，然而主角剝那苦痛的感受與矛盾煎熬，這是很能受讀者的我們原諒，同情，共鳴的。這完全是作者之力求真善美。

任何一種滿載意義的動向的發生必然是永恆的主動。它的意義對每一個時代都不盡相同，作者這種引「過去」接「未來」的互相關係的觀念，首先見地的「幾度夕陽紅」。

因此，瓊瑤發現了一個新內向題材的結構，我認為羅貫中的三國誌、施耐庵的水滸傳、曹雪芹的紅樓夢的這類文學藝術間的人物，環境頗有相似。前者將自己的環境運用在發洩文學內的含義，多少總將主觀態度蘊藏在對白或文字的字隙中，後者主角却在先發「自我」，將自己不滿現實搬演作故事的背景。乍眼看去這兩種型是有不同的分野，但深刻的去解剖，這完全是見於一個格中的。

瓊瑤女士在寫作時也遇到類似施與曹的困難，不過她却由這兩位前輩獲得了解答，像曹雪芹一樣，瓊瑤女士把重心放在一個具有類同她自己的問題的主角上把自己境界的全部情感傾進此角色中。

環境就是考驗人生的試金石，瓊瑤女士也不能擺脫這考驗。設想一個人處身於某平面上的一點，有一大堆線由此點伸向四面八方。設想此平面即真實存在平面，我們就看不出人的「完善」我們均深

感凡真實則完善的痛苦。因此完善的境界應在讀者。作者只是伸向四面八方的某一部分，這便是每一成功作者的境界，瓊瑤女士就能完全利用此一點，因而在寫作的技巧上她經常「假設」主角方面不存一種其實並不存在的「完善」同時又在另一方面向主角刻劃「完善」，於是，我們讀者看來，是值得同情與原宥，因此她的著作也成功地自一條路線前進。

在「煙雨濛濛」中，作者盡速地毫不中斷地把精神皈依意義表達出來。我們祇看見書中主角的人性，對其後果祇是間接而隱約知道。「奪情」這回事在故事中除了暗示主角的過份「殘忍」之外，別無任何過份出超人性的不對。

我認為瓊瑤女士已創造了一種新的風格，不過這種「格」式可以說完全屬於她自己對人生和文學的經驗，別人欲寫同類的作品是不比她功成的，因為一個經驗背景完全不同的人而沿用她此種形式結果祇是套用或欺騙讀者，瓊瑤女士從來未表示她自己的作品能發生感人效用，不過，她却使讀者的我們了解「完善，完美」的故事與我們的生活是脫節的，一本成功的著作，（我祇指受讀者所歡迎的）是一個偉大的經驗的結果，它是凌駕一切「假完善」結構的限制之上。

一九七一年於西樓

(死)

(亡)
檢枝

未見星光自黝黑的髮梢落下……

却忽聽「必刺」，

那邊魔鬼的巨足在踐踏

貝壳 已破裂飛濺雪花。

不見太陽醉死前的一絲紅霞。

在橋的一端有人去遠——

掛起 而另一端有人恆久佇立，靜靜

那串屬於T.B的懸念 在內心

而曇花的笑在沉澱的夢中

出現……消失……

他 柱自在怒海中打滾廿多年

他 無法壓平一個最小的波浪

他 含恨 化輕烟

而地却在紅絲絲網住的眼中

佇立。

絕望。

一九七二、六月。

1 偏光眼鏡

一種有機纖維膠片，具偏光作用，可過濾紫外光線，眼痛戴之特別涼快，彎度頗大，為駕車者必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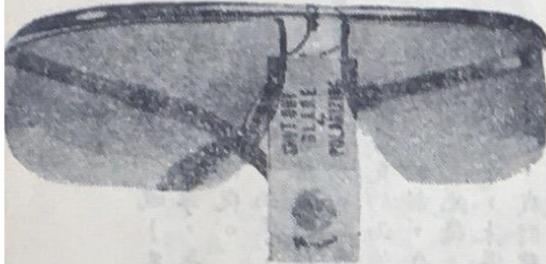
(附有驗片，可辨真偽)

2 雙色太陽鏡

1971年最流行之男女嬉皮眼鏡，款式甚多，時髦仕女非戴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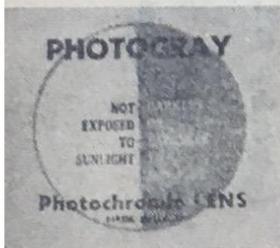
同慶眼鏡行

堤岸同慶大道四〇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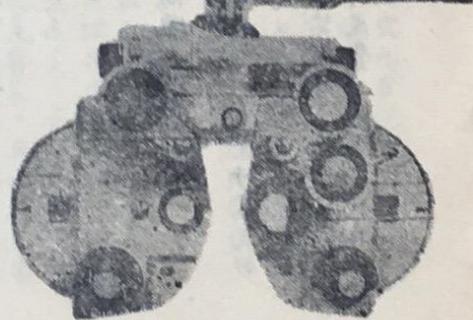


3. 變色鏡片

能自動調節光量，其色調隨着陰晴而滾，晚上變成淡粉紅色，悅目可愛，有近視，老光，散光，雙光，平光等。



新驗眼機



文
凱

那些日子

了
遠

哦！又一夜淅淅的雨！淅淅淅淅的滴在屋簷下。雨季，是屬於我們的季節，你說於一個烟雨濛濛的雨夜。

雨季，是我們邂逅的季節。那一夜，雨巧妙地安排我們相遇；沒有一點豎扭，是那歷自然，那麼大方。而我們四周，瀰漫着羅曼蒂克的氣息，羅曼蒂克的雨滴；洒在我們襟上，頭上。如果雨是有氣味的話，我想起此刻的雨滴一定比玫瑰露還芬芳。

此後，雨天，我們就如愛雨的孩子般穿梭於雨霧中，沐浴在灰濛濛的、靜謐的情調中，撐上一傘雨，我們默默地踏着一圈一圈的漪漣；傘上有新濕的雨聲，傘下有我們底低低的呢喃絮語。呢喃在不斷的串着，而我們腳下，已踏下不知多少的漪漣圓圈。

——我愛雨——我說。

——我也愛雨——你說。

——為什麼愛雨？

——我問得好位、好笨、好幼稚。

——那妳又為什麼愛雨？

——你好自做的模樣，嘲弄的口氣，使我好生氣好愠怒；而你又自得得這樣可愛。

——我畢竟偏服于你隱隱的微笑下。

——雨給人一份憂鬱淒迷的感覺，是嗎？我喜歡這般憂鬱，我是屬於雨的。

「我這跟你不同，小櫻，告訴你一件事：我竟到一個小仙女，一個聰明，溫柔又美麗的小仙女！所以我愛雨！」

一股酸溜溜的浪潮翻騰於我心湖。

「那小仙女呢？怎不見地在你身邊？」

「哈！妳妒忌？」一絲捉弄的做笑浮上你的唇

角邊，小櫻！你知道不！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小仙女呵！

睜大眼睛，我不置信的盯着你。

緊握着我的手，你用做笑肯定了一切。

呵！夠了！夠了！我已很滿足，你知道不？

你炯炯閃着光彩的雙眸，令我莫名心跳。哦！

難道邱比德已為我們拉弓？

我不管這些了，這些對我都不重要。我陶醉在

你底呢喃低訴，陶醉在為我們而下的雨滴，更陶醉

在愛的溫馨裏。

然而，這些日子都遠了，只是在醉後淚眼迷濛

的雙眸，勾出一個模糊不完整的輪廓。

每當午夜夢迴，窗外浙瀝的雨聲，陪伴孤燈下

的寂寞身影，這情景是多麼悽涼蕭索。

昏黃的燈下，我一次又一次提起沉重的筆桿，

始終還是無力的放下。我不知道，該向你解釋還是

訴說埋於我心底的苦楚，信箋上勾不出片言隻字，

而淚水却滿滿沾濕了一抹淺藍。

我不相信，我們底純潔的愛也會跑到終點，我總以為我們的愛，是永恆的，純潔的；然而，它真的跑到終點，如斯之快，像流星般霎那間即消逝！那片銀光雖璀璨，却不是永恆。不是永恆的愛，像隻輕氣球繫在一株沒有深根的草上，隨時都會飛走。

一個誤會把你從我懷中拉走，把我孤伶伶的掉在這狹窄的閣樓裏。呵！我該如何向你表明心跡；而這個誤會又那麼眩妙，存在你我他三角中間，磨擦成了爆炸。你帶着滿胸忿恨走了，走到海的那邊。天！我似墮進重重白茫茫的濃霧裏，再也尋覓不着你了！眼前全是白茫茫一片，我在徬徨，迷惘，天！救我！

我的心碎了，像摔碎了的玻璃球一樣，碎得無法檢回那彈出去的一點滴。一次又一次，我哭；哀傷的淚珠洒滿閣樓，像窗外的霏雪雨絲！

我該怨誰？怨你？還是怨我自己？上蒼為何愛殘酷的捉弄人？主啊！如果你是仁慈的化身，那請你減少施予我心上的苦楚吧！

我將永遠不會忘記，那段雨中呢喃的日子！這段繫在沒有深根的草上的戀情，我永埋在心坎裏，直至年華老去！雖然那些日子遠了，但是雨中的記憶仍滾……。

完稿于民六十年六月十一日雨夜

雨 之 芒

劫灰。雨之芒
編織我二十個處男的春之船
我浪蕩在戰火上的鞋印
密如一排排錯落的子彈
在呼嘯里翻騰成雨

戰爭是一尾捲逃的電光
我看見自己消瘦成一面沒有光彩的鏡
黃昏里太陽悄悄爬上樹的陰影后面
沒有很大的悲痛，却默默無語
我守住那股荒冷，一如據守住橋的青春

偶而我發覺電光的殘忍，畏罪而逃竄
夾着一股扭絞心臟哀嘯
肢體碎離的樹，像我慘白的臉面
在一次無辜的替身里
淅吟着滿灘少年悲憤的血淚，撒手塵環

雨的疏落逐漸結成遠離的樹影
像征人背脊上單綠色的負荷
在瞬間萎頓成蕭蕭黃葉
泥黃下荒亂的劫灰飛舞起來
散落而且充塞着沒有絲毫感覺的世界

完稿於五月雨季

畢 若 蘭

雨

十四郎

徑

黃花：爬滿了小徑的兩旁，晨露潤濕了片片的花瓣，鳥在啾啾一空間的穿適……

這個暑假近尾聲了——

我像珍惜這段時日般，總起得很早，晝夜裏的小徑有一股朦朦朧朧的柔美，而我：總愛在迷濛裏漫步，足下發出清脆的聲音，叫我盡是柔美。

後面傳來的一陣腳步聲，我知道細小的菊兒也出來了。

「海（口旁）！早晨！」她笑盈盈地拉着我的手。我看着她那一辮長長的秀髮，在曙色裏顯得那末清晰，玲瓏。

「小菊，姨姨弄好早餐沒有？」

「早弄好了，姨姨着我出來喚你呢！」我牽着她，返回屋子。

「姨姨！治叔叔回來了！」小菊嚷着。

「近來起得很早啊！」餐桌上坐着小菊的姨姨



——燕蘭。

「就快離開這兒了，免不了有些眷戀。——我在桌邊坐下，心有所感的說。」

「那邊有你的夢，能快些回去，不是得其所哉嗎？」燕蘭很喜歡逗我。

「你總喜歡說笑，說真的，我真想換一下環境。」

「呵！那麼夢，怎樣辨！」她的說話真教我無言以對，而她又那會知道我的心意呢？

記得：我來這兒的目的，一半是為了老朋友的病，另一半是為了清醒一下自己，誰知我又再掉下另一個……

△

△

△

在堤，我接到了君利的信，就在那時，我便想決定離開這西堤，而到這一個僻村的學校來代課，君利的病可以說是給了我一個藉口。

一個朦朧的清晨，我悄悄他背負行囊，在一家食館子吃了早餐，用蹣跚的腳步踱到車站，之後……

田圃在車後丟，房舍往車後馳，在高速的公路上，彷彿西堤的一切都在模糊，都在消失中。

車子的目的地停住了，天却通時地地下起雨來，我披上雨衣，迎着雨，一路走向某校的地址，經過一條小巷子時，我撞着一個人，一個女人，不！

不！一個女孩子。

「啊！對不起！」她的聲音在風雨中很沙啞，她是撐着傘的，雨滴打在她面頰上，顯得很蒼白，而她的樣子，對我好像有些熟悉，但她却匆匆地自 myself 旁走過了。我看着她的身影很認真認住她的身影，直至她消失在另一個街角。

很困難地我着了校，門役為我打開校門，且引我到教員的宿舍，就這樣我被安頓了，明天才去我君利吧！

第二天：天還在下雨，這是很討厭的雨，下午下了課，我便去找君利。

雨霏霏的沒有昨天的大，踽踽地我瀏覽着街景，村裏的人很樸實，使我產生一種親切感，慢慢地

我行到了一個熟悉的地方，而君利的地址却又在這兒，心不禁在打突，莫非我有第六感，可預知這個地方的情景！

正思忖間，我已轉入了這條小徑，兩旁的黃花被雨水洗滌着，也被風搖擺着……

「啊！」驟然間我怔住了，那女孩子……

「是你……」那昨天在雨中撞着的女孩子，這今我一切都明白了。

「我誰！——她白皙的臉兒向着我。」

「哦！我我黃君利先生！」過了好一會我才回答她，這一切；令我不敢相信，這麼巧？我會再遇

到她？

「哦！你在我我的哥哥，請進來吧！——她有些羞赧地低垂着頭，行回屋內。」

病榻上，躺着蒼白瘦削的君利。

「哦！今天才到？」他支撐起身子問。

「不！昨天下午，你好些了吧！——我行近病床，闕切地詢着病程。」

「唉！總是咳過不止。」他病容滿面的令我難過，我們談話間，他又在咳嗽了。」

「校舍裏可方便？」他也問我一些學校的狀況，「如果不方便可以搬來這兒住。」他始終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怎忍心不幫他忙？

「哥哥！稀飯煮好了，要吃了嗎？——哦！君利的妹妹燕蘭在房門外嚷着。君利吩咐了一聲，燕蘭便端着一碗稀飯入來了。」

「你慢慢吃吧！我出外走走，呆一會再來。」說着我行出房門外。燕蘭在書桌上看書，她總是羞赧地不敢望向我。」

「昨天，——我逗她說話：「下這麼大的雨，妳出外幹嗎？」

「去替我哥哥買藥嘛！——她的聲音仍然有些沙啞。——大概是傷風了吧！——我看着她：「妳的聲音有些……」——「不要緊，搽些藥油便沒事了！」

「她終於大方了一些。」

「可以陪我出外走走？我就快搬來這兒住了」

，我應該熟悉一下這兒的環境。——我提議着。

「好的，我帶你看我所養的鴨子！」她興緻很高地披上了雨衣，把褲管摺高，引我行出屋外的另一個小院子，泥地上很多水潭。

小院子內，有一個很大的鴨籠，水潭裏有一大羣的鴨子在弄水，雨還是霏霏的。

「妳想做一養鴨人家——」我向她取笑着。她眨眨眼，雨水打在地面頰上，很美！

「是的！鴨子走路的样子很像你啊！——說着她咕咕地笑將起來。」

「妳很喜歡捉狹人，人又怎同鴨子的样子呢？——我也被她逗得有些歡樂起來。」

「你在這兒站一會，我把鴨子趕回籠子裏去。」她很熟練的穿過一個一個的水潭，用手揮舞着，鴨子排成一排的走在她前面，最後；一隻隻的鴨子都被她趕回籠子裏去了，而且她還把籠門關上。

「這間屋子，只有妳和妳的哥哥住嗎？」踱回小徑時，我問她。

「不！還有我的外甥在這裏，一會，我得去接她回來！她去補習呢！」

在君利家吃了晚飯，我便告辭，燕蘭送我出來時……

「不用送了，我自己會認得路！」我對她說。

「不！我沒有送你，我只是接我的外甥回來吧」

了！

「學校補習只是在早上，而你的外甥……」
「你不知道，家內我們沒有小孩子和她玩，她整天吵着哥哥，我只好把她送到我同學家裏去，晚上才接她回睡。」

「這不是很麻煩？」

「沒有法子呵！我又沒有空，整天忙這忙那，還要顧着她，這不把我弄暈了才怪呢！」

「明天我搬來這裏，我早上放學回來可以照顧她，怎麼樣？」我們已行了好一段路了。

「你不嫌吵的話，明天我再不送她到同學家裏去了！」她高興地說，「且省了很多麻煩呢。」

「OK！」答應着，我們已到了分手的地方。

△

△

△

搬到君利家，已有一星期了，燕蘭的甥兒——小菊，她有一辮長長的秀髮，一雙小得不討人厭的眼睛，胖胖的很惹人喜愛，而每一個下午，我放學回來……

「小菊……」燕蘭在院子裏嚷着，大概小菊又在搗蛋了。我換了衣服，跑到了院子。只見燕蘭在我一些什麼似的東張西望。

「燕蘭，我什麼呵！」我跑近她身邊問。

「剛才，我放了一籃飼鴨的稀飯在這裏，看看時間還早，便跑回廚房去做菜，再跑回來便不見了

，一定是小菊淘氣取去！——燕蘭一口氣的對我說。

最後——我們在鴨籠後找到她。

我作勢的想打她，她却「哇！」地一聲哭了，但只見聲，卻不見眼淚，吵得我真沒她法子。她看見我們怔怔的看着她，她就知機的把聲收了！

星夜裏：我孤坐院子裏，投視遠處的婆婆樹影，小徑只有夜虫的叫聲，風細細的帶有陰冷，這兒的一切令我產生了情感，想想這個暑假的日子，過得那樣幸福，那樣美滿，堤岸的夢籟早給我丟得遠遠的，但在今天早上夢籟寄來的信，却給燕蘭看到，這使我很那個，為這，燕蘭有意無意的整個下午都避着我，唉！夢籟！你可知我為你受了多少苦？為你而跑到這兒？你也該知道受不能勉強呵！對着一明一滅的星星，我更難受了。

暑假：終於完了，亦即是說，我留在這兒，留在這個值得留戀的地方的日子也只有短短的幾天。

天色暮微裏，我便醒來，燕蘭總是躲在廚房裏，忙這忙那，除了吃飯，我很少再見她，君利的病好多了，整天，因為沒有上課，我便常伴着君利散步，談天、下棋、看戲、看看燕蘭餵鴨子，時間雖過得充實，但心裏總有些什麼事似的，我又不肯對燕蘭實說，也想着就快離開這兒了，不說也罷，何必處處留情呢？

雖然日子離堤岸開探的時間還有一個多星期，因為在開課前，我們教員是有很多事辦的，所以必定要提前回去。在離去的一天……

「小菊：聽姨姨的話啊！」我對着天真的小菊時，我真不捨得離開。

「治叔叔，下次來要帶我到堤岸呵！」小菊的髮辮在清晨裏總是顯得很清晰。

「奇治，多得你的幫忙，」君利握着我的手，誠摯的說。

「老朋友却來這麼多的客氣話！」我拍着他的肩膀，笑着對他說。

「有空，再下來看我呵！」君利也有些依依。燕蘭站在小菊的背後，默默無語。

這時；我真不知道對她說些什麼，也沒有什麼「千言萬語」梗在喉頭，所以我們就這樣對望了一陣子。

和君利握一握，小菊的「拜拜」聲中，我轉了頭，簡單的行李是輕便的，然而心內的負擔，却隨着惆悵的腳步，漸漸加重。

哦！我和燕蘭也太過含蓄了。

黃花自我身跟掠過，穿出了這條可憐的小徑，便感觸到初次和燕蘭在雨中相撞的一刹那，再回頭，雨徑盡頭的人影已模糊了……

完稿於民、六十、六月尾

浪



歌

夏小

夜，冷冷的，叟叟（兩字風旁）的。

廣漠無邊的雨絲，在穹蒼上飄下來。

路燈然地漠亮着昏黃的淡光，那樣淒楚，那樣

孤高，又那樣無可奈何！

我沿着河堤茫無目的地踟躕着向前走。

雨點縱橫交錯，綿綿密密的打在身上。跌落在

河面，跌碎了許許多多拼不攏的可憐的夢。

我胸前的雨衣敞開着，雨水已濕透了我的衣服，有點兒冷冷的。不但我個人，而整個天和地，整個有人及無人的世界，有情及無情的宇宙，都是冷冷的！

我停在河邊，佇立於風雨凄迷中，靜靜的凝視着河水，黑色的水面，反映着波光粼粼。那無休無止的漩渦，在任意地擴散開來，一圈又一圈，一層又一層，大的，小的，清晰的，朦朧的……彷彿我看見媽媽蒼白，憔悴的面孔，清楚的浮在水面，依稀在說：

「孩子，雨大了，沒事就早點回來，別在外面耽擱太久，小心着涼啊！」

多麼親切！多麼關懷的聲音，來自那兒來？我茫然四顧，除了無邊無際的細雨，和昏昏沉沉的黑夜外，一無所有。

啊！媽媽！媽媽！現在我已是一個流浪他鄉的浪子了。除了孑然一身外，還有誰會關懷我，向我嗷嗷問暖？還有誰會愛護我，憐憫我連苦無告？戰爭，戰爭是殘忍的。它不會為人類創造幸福，它祇能使人家散人亡，流離失所，像我——如今，被迫逃亡到這兒來。拋棄了家，離開了朋友，失去了父母與及一切！人類為什麼要戰爭？戰爭又是為了什麼？戰爭的目的實在太複雜了，使人無法分析，但我，我也不願意去分析它。反正，有人類就有戰爭，

有戰爭就別想有和平的希望！

冥冥中有神靈嗎？命運又是些什麼？我苦笑了一下，摔了摔頭。下意識地豎起雨衣的領子，又向前走！踱過了一盞又一盞的路燈，燈下的影子，一忽兒前，又一忽兒後。我向着燈光明亮的街頭走去，我不願意影子迷失得在雨霧朦朧中，因為我已經迷失太久太久了！

兩年了！是的，整整的兩年。兩年前的一个雨夜，也是冷冷的，叟叟（兩字風旁）的，那時我有媽媽，我有我的小天地，那雖然是一間破舊的小木屋，可是，我置身其中得到母愛，得到溫暖。而現在呢？同樣的一个雨夜，我却寒寒於寒夜的街頭，置身在迷迷茫茫的雨霧中。黑夜變得如此悠長落寞，生活變得如此枯燥淒清！

不知從何處傳來一陣朦朧朦朧的歌聲，似乎是媽媽的聲音，依稀琴聲，琴聲依稀，蒼涼地唱着：

「歸來吧！我的孩子，

待你歸來，我不再憂傷，

我願忘懷，你背我久流浪……—

啊！媽媽，我的媽媽！你在何方？你在何方？暮然，我感覺到有一陣熱熱的水珠滑落面頰！我分得出來，不是雨，是淚！

小夏，民國六十年，五月雨中

風景線上



○小冬○

如此
我們就是那名
將乳名交給那挺嘉賓的
漢子了

風景線上
夢的紗翼已被摘下
遂很滑稽地隨着哨子的聲浪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向前向後 向右向左

都說很年輕
都說是一株青樹
不再年輕的是那雙染滿了
血腥的
手

哦哦 風景線上
誰哭悼我們的童話
誰將我們的生與死刻鏤在
幽亮的刀尖

回歸線已禁航了
此后 荷槍的日子是憂鬱季
在貧血的臉剪貼着四季
血光。四季
嘶喊

當我們躺下
當我們攤手
風景線上呵風景線上
我們的名字
是飄在風裏的
一縷輕煙

蘭

外

我的心已逃出蘭外；
我何在？你又何在呢？

(一一)

我的車灣入環都高速公路，車子平平穩穩好像是在路中央，要不是疾風颯颯地打進車裏，我幾乎感覺不到車子正以一百公里的高速飛馳，擋風鏡外，天地一線，綠柔柔的稻田在公路兩旁伸延，疏落的茅房覆蓋着幾朵雲塊，似乎是那個不小心的畫家弄墨時潑上的。樹影由小變大，由清晰而朦朧，偶把視線投進後望鏡中，還可以捕捉幾株婀娜的風姿，在朦朧裏消逝。

恍惚中，我忘記了我在駕車，我也忘記了一直默默的坐在我身邊的真兒。我深沉在這片無限的田野裏，我似乎是田野中的一株樹，茅舍上的一片雲，沒有煩惱，沒有憂傷。

「哦！這兒美極了。」

——你不該破壞我心中的寧靜啊！

我收回視線，一種忘我的視線。放慢油門，啊！真兒，你既然開口了，我也該回到我的世界來。

「自然的美還包含着一份靈氣，一種幽靜，人也是自然的一份子，但人總不能擁有這樣的氣質。」我把車駛到路邊，停在一道清溪旁，若有所感的說：「能在這兒住下來，脫離都市的聲色，世俗的煩惱，融在自然的靈氣中，該是最大的幸福了。」

心 水

「你不該爲我消極。」
「爲你？」我的心抽搐着，像被人當心槌了一記。我的感觸可真由她而來嗎？我也迷茫。

「……」——真兒打開車門，坐到路堤上，我茫然的望着她的背影，那一肩很誘人的秀髮已經剪短了，大概是準備着下個月訂婚吧？她將嫁到我家裏來的，我每天可以面對她，可以欣賞她，但我該怎樣痛苦的忍受，怎樣淩迷的控制；要我天天面對你，啊！真兒，說什麼我也承受不了。你將是我的三嫂，這絕對不可能啊！我坐到她身邊，心中的平靜已經蕩然無存。

「你總要面對現實。」——真兒回望我說。

——你說得好輕鬆，難道你不知道這個現實對我多殘酷，多悲哀；我拾起碎石，把它摔進溪流，水面揚起漣漪，又被飄走了。

「我又沒說要逃避啊！——我在掙扎。」

「那你不該無緣無故的離家了。」

「我在，會碍着你和三哥的幸福。」

「叫我怎樣和你三哥交待？」

「他又沒叫你看着我。」

「總是因我才走的。」

「已經過去了何必重提。」

溪水靜靜的日流夜流，要是沒有碎石和落花，水面就揚不起漣漪的啊！

「我不能瞞你三哥。」

「那我更非走不可了。」

「你要使我一輩子心裏不安？」

「真兒！錯又不在你。」我把石塊掉進溪流，我底心蕩起漣漪又在擴散……

(二)

三哥從規港休假回來，放下軍裝，就約會去了。從小到大，三哥在那一方面都比我強，尤其他從軍後，原本強壯的體格更形標準，我和他在一塊兒，相比之下就顯得我弱不禁風了。因此，媽老是我操心。

「承志，你老呆在家裏，也不出去玩玩，怎會有女朋友。」

「媽！您急些什麼，三哥都還未結婚，什麼時候才到我？」

「別忘了，承堅和你才差一歲，他已在戀愛啦！你連一個女朋友也沒有，你真的也該和他出去玩嘛！」

「好了，好了，媽！我又不是注定要和高尚的。媽越關心我，我越感到不是味道，三哥那股英雄氣概，那個女孩子見了不醉才怪。在女孩子面前，我那種偏促不安命臉紅木納的樣子，和三哥的瀟灑自如，談笑風生的交際天才相較，我和他一道去玩，誰會瞧上我這書呆相呢？」

那天，三哥強拉我出去，說要為我介紹一個女朋友，事先我一點心裏準備也沒有，坐在車上，心卜卜地跳個不停，三哥一眼就看出我的忐忑，他笑着說：

「老四！男子漢大丈夫，去見個妞兒沒什麼好怕的，看你的樣子，好像怕雌老虎把你吃掉似的。」

「總是感到很奇怪的，不知道要說些什麼才好。」

「我把內心的話吐出來。」

「你把她當成男子看待，自然，隨便的什麼都可以談嘛！」

「如果沒印象怎辦？」

「我又沒叫你非娶她不可，這個不成再找別個。唉！這時代，妞兒多得很，你要泡她三個五個也不難啊！」

「愛情不是玩耍的。」我大概書看得多，對三哥的多元論不敢恭維。

「傻瓜！女朋友和情人是有分別的，先做個朋友，如果有感情才升級為情人，這怎麼可以說是玩耍呢？」

「……」在這方面還要三哥經驗豐富，唯有聽他的。

三哥把車泊好，我們去進了杏園冰室，要了兩杯杏仁豆腐。

「我約她們三點，我們一定要先來等，這是重

要戰畧，記住啊！千萬別讓姐兒笨你呀！」三哥又開始給我上「鴨受課」了。我東張西望，心裏慌張的，又禁不住好奇的在心底繪描「她」的倩影。時間一秒一秒的慢慢的令人窒息地跳動着，我不止一次的告訴自己！

——自然，別當一會事。

可是，自己總控制不了自己，冰冷的豆腐吃完了還感到臉熱，心跳。

「來了，」三哥拉開了身邊的空椅子，很紳士的請一位小姐坐下。我聽不到他對他說些什麼，另一位小姐竟在我身邊，我呼吸急促的舉着三哥把椅子拉開；那樣子一定很尷尬，我盡力裝出一種笑容，一種世界上最奇怪的笑容。也很大方的坐了下來，也報以一個並不令人神魂顛倒的笑容。

「我四弟承志，」三哥介紹我，又指着身邊的小姐：「李素素。」

「這位是白真兒小姐。」三哥把視線調回他身旁的小姐臉上，綻着一絲驕傲的笑意。

「……」我不知該說些什麼，三哥的談鋒很健，還是由他應付好了。看看身邊的李小姐，長長的臉蛋，笑起來時口很大，應該很美麗的外型給張大口配得不相襯了。說話的聲音尖而刺耳，感覺不到一點女性的溫柔。面前的白小姐穿一襲黑色的套裝，人如其姓，

白裏透紅，好像是酒後初醒似的有一份醉人的丰姿。長而光亮的秀髮披成兩條辮子垂在胸前，一點也沒有潮流的俗氣；望你的時候，眼睛盈盈欲語，是那麽靈活，是那麽親切；淺笑時散發出特有的磁性。我已有被吸的趨向。我忍不住望了再望，想說什麼，可是，竟什麼也說不出口。耳邊尖而刺的聲浪翁翁的融着三哥的歡笑，恍惚中，我像駕了一朵白雲，迎風飄遊，好不消遠……。

(三)

我告訴三哥，當時我十緊張，所以很難有明確的印象。

我明知我不夠坦白，對你的好感我竟不敢告訴三哥。也許，還沒有證實自己的感情前，我不願讓人看出我的心了。如果，我毫不隱瞞，那我也不必痛苦了。

「有空，你多到真兒的家裏去，有一天你能會找到一位有印象的情人了。白小姐有許多女同學、女同事，夠得你選的了。」三哥在消假時把你的地址交給我，他以為我知道你們的戀情，他以為我最低限度也看得出來，所以他並不多此一舉的特別介紹你。

我真是笨到家，一點也看不出來，當然更完全沒想到，不然，就是被磁力吸糊塗了。

(未完待續)

覺 感

1

討厥。髣髴無生命的
走入戰車吶喊的
血道。
誰是子夜後的
一隻鴉鴉 以血的
顏色 驚動
一個寫亡國史的人

2

昨夜。炮火的紅焰
使太陽頻頻失眠
自黑夢正濃的一隻夜鳥
竟也遺忘星月的
故事。
抗戰，只是一種獸性的無聊
上帝的默然

3

卧下。很多腫屍瞪目
需一瓢血液濯洗山河。

—明方—

海

邊



瑞沁

絮

語

(一)

濃郁夕陽的餘輝的海水上，太陽奄奄一息。白茫茫的波濤從高處猛墜，鬍鬚把所有的忿怒，煩惱嫁給灘上的細沙。

細沙卧於海灘上與海鷗卿卿我我。

所有的足迹都被沖淡，於波濤。

所有的石塊都佈滿了水藻，於海灘。

响於

佈滿水藻的石塊上。把眼睜射於紫色的天與海，當太陽睡於海底。憐惜，海濤每秒每分都湧湧上岸。幽暗之詞雲

所有的都已過去，等待的一天也將結束。

我低頭，聽着心靈正啜泣。

於默無下，我的足跡也被沖淡。

(二)

海底剛出現一顆星，它宛如一枝白燭搖搖欲滅

於心靈想像中的紅色棺材上，幽暗的燭，把我的心靈焚熱，然而那顆星不能把大洋溫熱。

海濤仍然憐惜地湧上岸上咆哮。

海濤仍然瘋狂擊打佈滿水藻的石塊。

海等待太陽如以前我等待着伊人。

太陽呢！太陽呢！海剛呼喚之聲音彷彿响到黑

壓壓的山峯，於這時我也彷彿在等待着太陽。

祇有太陽！祇有太陽才能把我的心靈照亮，指

引着我離開這孤獨、幽暗的地帶，也好像海害怕黑暗當夜幕低垂之時。

伊人啊！我呼喚着你，而不能聽到你的回音，因為你已離去。

以前，我怕作莎揚羅拉的握別，然而你却揮手

搖中默默地踏上別隻船，把我拋棄。

之後，我把蜜糖般如塵的心事，寫在溫柔的海

上。

之後，每日我立於河邊，等待着你的回音。

(三)

現在，我空虛的心虛如海的無限之孤單，我呼喚着你的名字好像海呼喚着太陽。

太陽已睡於幽暗，而且被冷冰冰之水籠罩於海底，而伊人，你却踏上了那隻幸福之船（在你的心目中是如此）。

掌中的細沙從指縫間落下，溫和地躺於海灘上，一羣海鷗朦朧地飛翔於遠海的桅上。啊！那些船！那些遠離海岸的船，沒有一點思慮地接受艱難，可能形骸將粉碎在海底於一剎那間。

我把手遮蔽憂鬱的面龐，海風把我的頭髮吹得亂騰，我想衝到海洋去，不顧到海濤正滾滾地湧上海灘，不顧到岸上的人以迷惘，憂慮的眼光望着，我能舒暢地躺於海底，安然於冷冰冰的海水下，不再站於沙灘望着遠去的船。

海濤啊！我想靜死於憂鬱，孤獨的心靈，之後於我靈魂說出最深沉的詞時，請為我滴下一顆眼淚，祇要一滴眼淚。我已夠高興地想着，我的心靈不孤單，不被冷淡。當我送着牠到幸福之頂於地球的終點。

海濤啊！請您停止咆哮，之後我們互相傾談：

……

明天太陽將來到海濤，黎明將會很絢爛。

然而還有我；海濤啊！永遠我將不能我尋到以往的倩影了。

請您以您的催眠曲哄我睡，使我忘記一些，一些……

之後，明日，猛然睜開眼睛，我將發覺我已變成一個別的形骸，孤單地活在一個小小的海灘，沒有她也沒有往事。

踏

雨

雨在屋頂上「冬！冬！冬！冬！」的响着柔和輕鬆的韻律；坐在窗前，我眺望着窗外的雨景，雨正在輕輕盈盈地飄着舞步，一絲絲、一串串、輕輕的、軟軟的，從那遙遠的天堂降到大地。

我經不起雨的呼喚，離開了窗，踏出門，投身於雨的懷抱中；雨點輕輕的吻在我的面上、身上，使我感到好涼快、好舒服。因先前下了一阵豪雨，街道都充滿着積水，把腳踏進積水中又是一陣涼快由腳底下直透髮頂上，心頭有一股說不出來的舒暢。在雨的懷抱中，踏着積水，我漫着步，欣賞那一

雨」的「柔和韻律」與「悅耳樂譜」；那飛車英雄在積水上造的「路上瀑布」奇景……走着走着，雨點夾在涼風中，一陣陣拂打在身上，吹散了積在我心頭的憂鬱與苦悶，也洗去了我腦海上的煩惱。在雨中，我所想的就只有雨，所感受到的就只有涼快！真希望能常投在「雨」的懷抱中，過着這種怡然無憂的日子！

走着，想着……。啊！雨不知在什麼時候靜悄悄的溜走了，街道上的積水也不知鑽到那裏去了；柔和悅耳的韻律、路上瀑布……都失了踪影，我舒暢的心情亦在漸漸化解。雨停了，無可奈何，我只得帶着默默的心情步上歸途……。

徐永華



{ 編 }

{ 後 }

經過數月來的努力後，「筆量」終於出世了，它的生命終於在廣大讀者的愛護下開始了！我們創辦「筆量」一時，雖然各方面的工作都慎重地進行，務求達到盡善盡美。但我們並不諱言其中確實還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此後還望才華洋溢的讀者諸君，不斷地給我們提供具有建設性的批評和指導。

這次令我們感動的，是在創辦期間，已得很多文友及文壇前輩們熱烈的愛護與支持，佳作紛投，琳瑯滿目，使「筆量」有了一個「好的開始」。我們雖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增加篇幅，仍無法將全部佳作一一刊出，同時為此，只得把心水文友的短篇創作「前外」分兩期刊出，以便多容其他文稿，這些都望能原宥！

此外；本刊蒙房星、洪流和檢枝三位文壇前輩錯愛，除惠賜佳作外，還給我們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謹此致謝！並切盼時賜大作，以充篇幅，以响後進！

論、詩、譯稿（需附原文）等，均表歡迎。

短篇創作以不超過一萬字為佳。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者，請於稿端申明。

凡取用的稿件，一經刊出，本刊即敬致薄酬，以表謝意。

一切來稿如需退還，請於稿末說明，並請附回郵。

來稿請用原稿紙繕寫，字體不要太潦草及橫寫。

並請賜示真實姓名、通訊地址和暗碼，發表時筆名聽便。

稿經刊出後，可於兩月內憑姓名、暗碼到本社領取稿酬，逾期不領者，作却酬論。

來稿請交本社徐永華收或交徵稿處如下：

西貢陳國全街一三三號黃應泉收。

西貢自由街三十七號甄子昂收。

堤岸咸子街六七二號劉美寶收。

稿 例

請用：

風行全越的

遠東醬味油

選用最上等原料
及最新科學方法
提煉而成，已獲
PASTEUR 院證明合
衛生，營養豐富

批發零沽

一律歡迎

廠址：堤岸富林街

四九三至五〇一號

Nhãn hiệu "ĐẦU BẾP"

Vị Tò

TÀU VỊ YẾU



*Cần chay
thương phẩm*

ĐÃ ĐƯỢC
Viện PASTEUR
PHÂN TÁCH VÀ CẤP GIẤY
CHỨNG NHẬN SỐ 1906
CHẾ TẠO TINH VI HỢP PHÁP
Gồm có RẤT NHIỀU CHẤT
AN CỐ TOÀN và VITAMINE^B
ĐẦY ĐỦ CHẤT BỔ

VIÊN-ĐÔNG
CÔNG NGHIỆP XƯƠNG
SỐ 493_5C1, BẾN PHÚ-LÂM, CHOLON



晴朗的天氣
整齊的校服
愉快的心情
到學校上學去

萬不能缺少一個——

**堅固與美觀的
隆興手嘜書包**

包書袋與書袋

親愛的同學們：
我們忠誠地告訴您，一個不能保持書本文具完整的書包是會影響您的儀仗和降低同學的進取心以致成績一落千丈

所以

親愛的同學們請到本店選用一個編製新款的書包吧

選購請認
券種店本

子牌認請·冒假防提

究必效實·冊註府政

券種興隆

買購速歡

號一三四道大慶同

商做洋興隆：行發總

四三〇一五：話電

號六二二街福新：址廠

理修費免；用保律一；包書廠本買購凡

